

(香港)林燕妮 著

痴情意外



远方出版社

痴情意外

林燕妮 著



1999 年 1 月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 弋
封面设计:董 春

林燕妮作品集之:

痴情意外

作 者:林燕妮 著
出 版: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社 址: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
印 刷: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
厂 址: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:7 字数:60 千
版 次: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-5,5000 册
统一书号:ISBN7-80595-113-6/I·45
定 价:9.80 元

(如有装订、印刷错误,请与承印厂联系)

A

透明的玻璃橱窗上,映出一张轮廓清晰而纤细的脸,意外的是那双颊居然是那么的苍白,那么的瘦弱,使那对忧郁、凄凉的眼睛,显得更是大得难以言喻,那柔和性感的朱唇,楚楚动人的下垂着,在她身上笼罩着浓浓的哀怨与对现实的不满,然而这些深愁都无法遮盖她那难以言喻的美。

看起来如一具空洞躯壳的她,是如此的令人怜惜、令人心颤。她疲惫移动步伐,低垂着头,漫无目的驱策她的双腿,黑暗的穹苍、阴霾的天气和空中纷飞的雨丝,一一沁入了她的世界;不知是什么触动了她那麻痹的心灵,情感的骨溃,使得她不禁掩面而泣,忘了置身何处。绿灯已停止闪动了,代之而起的是代表警告的黄灯,它露出撒旦似的微笑,就像死神的召唤——

一声尖锐的煞车声骤然划破了寂静的长空,车内的人顿时出现了,赫然是有个高大的男人,他煞着眉,紧抿着嘴,表情冷酷的瞪着躺在血泊中的女孩,风在凄凉的月光下,飒飒的吹着。

“噢!天!妈……妈……”芷芹躺在病床上,痛苦的低吟着。袭击她的是浑身的刺痛,特别是脊椎骨的地方,睁开眼只觉得视线一片模糊,她极力的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,但却无能为力。

林燕妮作品集

她又昏昏沉沉的失去知觉，而在一旁的人却更焦急，他甚至想吸烟，一根接着一根的抽，然而这只有使病人更昏沉罢了。

芷芹流着汗，不停的喘息着，一想起母亲的心脏病，她更彷徨，更痛心了。

在！若是……她缓缓睁开双眼，晶莹的泪珠滑了下来。她想开口说些话；她从未这么的渴过，这里到底是哪儿？恐惧不由得攀上她的心头。

“你醒了吗？小女孩？”他轻轻摇着她。

芷芹疲倦的看着他。“我……”

她没办法说话，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思想，然而那男人却完全看透她似的说：“你被车撞倒了，记得吗？”他眼底闪过一抹笑意，似是警告，似是嘲弄。

车祸！怎会发生这种事？她不禁蹙起了眉，那不是忧惧，而是浑身难过的剧痛，不时的刺着她的感觉，她不自觉的又昏厥了过去。

芷芹不记得已醒过几次；这次，她晓得她应该是完全清醒了，但这对自己并没有好处，她想起妈妈正饱受病魔的折腾，她静静地望着在一旁打着盹的护士小姐，她眨了眨眼，虽极力强忍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，但还是滑了下来。她乏力的闭上眼，静静的撇过头，开始轻轻啜泣，警觉性高的护士马上醒了，并慌忙的从椅子上站起。

“小……小姐。”护士小心翼翼的问着。

“噢，我没事，别紧张”她勉强的挤出一丝笑容。

“对了！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办法查出你的名字，所以没有通知你的家人，现在我……”“我叫梵芷芹，请你到中央小学通知我的父亲……”当她说完后，一阵愧疚袭上心头，爸爸听到这个消息不担心死才怪。

她按了按太阳穴，立即掀起一阵刺骨的疼痛，泪水马上涌进她眼里。怎么办？该怎么面对父亲疲乏无力的脸。



当梵凯得知这消息时，他差点没窒息，连自己唯一的女儿都脱离不了恶运，他开始抱怨上苍。

当他见到女儿时，他那悬在半空中的心，总算放了下来，至少他人还清醒，而且伤势正在好转中，他自然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妻子，他那患有心脏病的妻子。



芷芹努力的想着那个有着冷漠的眼神及轮廓清晰略带傲气的脸庞，楞角分明的唇似在一启一合的说着话：“你醒了吗？小女孩？”

小女孩，是的，他叫我小女孩？那么他……那么他是肇事者了？

“很高兴，你终于醒了。”一个男人走入她的视线，双眼不客气地直盯着芷芹的脸。

“不认识我吗？”他拉了张椅子，将腿跨了过去，双手潇洒的靠在椅背上，但却一直冷漠的注视芷芹。

她窘迫着，无奈地开口道：“请……请问……”

“我就是那个天诛地灭的肇事者。”他的眼中充满嘲讽。“我是谷中逸。”他慢条斯理的说。那种口气好像在暗示全天下的人都该认识他，然后，他带着高不可攀、逗弄的眼神凝视着芷芹即讶异又惊奇的脸。

谷氏机构的总裁？！那个企业家，商界中的巨子！

“很惊讶！是不是？你不必那么窘迫，我只想知道，你为何在马路上不要命的掩面哭泣？”他挑着眉调侃着。

“我……”芷芹的双唇哀伤的打着哆嗦，泪水含在她的眼眶里。

“哦，你该不会是失恋吧？”

所有的哀伤转为无奈，她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

“鬼才失恋呢！”她喘着气，生气的摇摇头。

“难道不是？”他斜睨眼前的这位可人儿。

“真的不是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”芷芹愤然道。

激动的情绪引起伤处的抗议，她突然觉得昏沉的要命。

“我只想知道真正的原因！”他说。

“那是因为……”她开始抽噎。“你……你到底想干嘛？”

“别这样，小女孩，”他坐在她身边来，揩掉她的泪水：“哭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。”他冷冷的说。

“那是因为我妈妈的心脏病愈来愈严重……”

“所以你担心是不是？”

“我不想失去她，我和爸爸都不想。”

“已经没办法治疗了吗？”

芷芹抬了抬头。“应该是有希望的，医生说……不能再拖下去。”

“问题就出在你们缺少一切的医疗费用，包括手术费？”

芷芹哀伤的点了点头，泪水又滑了下来。

“哎！傻女孩，别哭了，这种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！”

“对你来说，是很容易……”芷芹苦笑了一下。

“放心好了，安心的养伤吧！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就心疼。”

谷中逸突然极其温柔地对她说，芷芹的脸马上红了起来。

“下次当你再见到我时，就是你母亲的病痊愈时，再见，小女孩。”

芷芹只好傻楞楞地坐在床上。

令她无法相信的是，过了两天，父亲高高兴兴的来告诉她，有位不知名的人，不但请了位心脏科的权威医生，专职医治母亲，还付清所有的手术费及医疗费，后来才知道，那人就是撞伤她的人。

“芷芹！他居然是谷氏机构的总裁。”父亲既兴奋又惊讶地说。

“爸爸，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们要设法还人家的钱。”

“这个我当然知道，当然啦，对他来说，那些钱根本微不足道，只是我们梵家不能欠人这份情。”

“哎！他居然摇身一变成我们家的恩人。”芷芹想起他那高傲的样子，她就觉的恶心。事实上，这是不对的，人家是好意，真的好意？芷芹又咒骂了自己。

，这就像一场梦，她乏力的躺在床上，泪水疯狂的流着，她无法相信自己竟瘫痪了，老天爷为何从不肯稍稍眷顾她一会儿？

“梵小姐，我们再试试好吗？”特别护士在一旁耐心的问。

芷芹悲痛逾恒的摇了摇头，她硬咽着：“没有用的，不是吗？我不是试了很多次？”

医生无奈地看着她。“来！梵小姐，我们再试试看好吗？听话”医生耐心地说着。

“还要再试什么？反正我是瘫痪了。”她几乎用尽气力叫：“求求你们，出去！出去好吗？”她虚弱地喊着，以解脱自己的姿态往床上缩。“拜托你们！”她恳求着。

“好吧！我们出去，但是梵小姐，请相信我这老医生的话，好吗？你绝不会瘫痪的，所以，不要胡思乱想。”

“嗯！”她胡乱的应了声，脑筋却轰乱一片。

当然，她当然还要再证明一次，双腿是否真的瘫痪了。

沐燕妮作品集

她冲动地扶着床旁的桌角，撑起身站起来，但她却摔倒在地上，肉本上的疼痛与心灵上的创伤，把芷芹折磨得遍身鳞伤。她吃力地将手再攀上桌边想爬起来，利用双手的力量，她成功了，但是当她松开扶着桌边的手时，她马上又跌在地上，她终于崩溃的将脸埋在手心，无奈的低泣着。

“怎么了？”一个熟悉的声音自身后响起——是谷中逸。

他蹲在芷芹的身旁，专注的凝视着她，看着她那瘦削的身形，他伸出手圈住她那纤弱得不堪一击的肩膀，一股无名的痛恨与怒火涌上她的心头：“很丢脸，是不是？”她喘着气狠狠的大吼着：“你看，这是你的杰作，你得为你的杰作付出代价。”

“你说吧！”他浓浓地道。

他那无所谓的姿态惹恼了芷芹，恨意在她心中慢慢的滋长，那股火苗被狂风掀起，大得不可收拾如万马奔腾，甚至连脑神经都负荷不了。

“你听着，你得娶我，照顾我一辈子。”她决然的说。

说完这句话后，心中油然而生起莫名的快感，使得她的恨意缓和了些。

“我的话说完了，你也听到了吧！现在，麻烦你滚出去！”她握紧着手，声嘶力竭的喊着；而谷中逸却近乎粗暴的抱起她，她双掌如雨点般的落在他身上。“你，你，放开我！”她气绝的叫着。

他邪邪的一笑，双唇不偏不倚的落在芷芹的唇上，她差点窒息，饱受摧残的心，猛然紧紧的揪在一起；胃不停的翻腾着、绞扭着；双手不由自主的颤抖着；双眼也早已闭上。她简直无法忍受，甚至想哭，泪水自眼角沁了下来，谷中逸将她放在床上，却不停止已经展开的动作，他继续吻着芷芹，芷芹只感到呼吸愈来愈困难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满意

放开了她。

“你！你这个坏人！”

“别恨我，既然你要我娶你，这就是我该索取的，也是未婚妻该付出的。”

“谷中逸，你……你……我诅咒你下地狱！”

“请便。”他耸耸肩，不以为然。

“我讨厌你，你滚！”

“如果我说不呢？”

“无赖！你这个无赖！该死的无赖。”

“我郑重的警告你……”他凶狠狠地瞪眼，芷芹一时吓傻了。“我不是无赖。”他盯着她，又微笑起来。“更不是什么‘该死的无赖’，而且，我的女孩是不能说这种话的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刚刚只顾泄恨，全然不知他们之间曾说了些什么，芷芹忽然顿醒，呐呐地问着。他却兀自地从颈子上拿下了一条闪闪发光的项链，并把它挂在她的颈上。

“从我出生到现在，它就一直陪伴着我，现在，我把它当做是给你的信物。”他替她扣好链子，然后又笑了：“小丫头，现在你是我的未婚妻。”他的细心打动了芷芹。

“不！刚才我太冲动了，你不必……”

“好了，别再说了，我是个负责任的人。很晚了。”他替她盖好被子，并熄了灯，但却没走的意思，他轻柔的握着她的手。

“你……你不走吗？”

“不！等你睡着了再走，芷芹，你睡吧！我可以这样叫你吧！我的好太太。”

“可……可以。”她怦然心动，羞红了脸。“你回去好了，你在这我，我反而睡不着。”

林燕妮作品集

“我有办法让你睡着，放心，好吗？”他在黑暗中柔柔的笑了。“晚安！”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低扬着。渐渐的，芷芹还是睡着了，在梦里，他装满着甜蜜的微笑。



当然瘫痪对芷芹而言是件痛苦的意外，甚至连她的父母都无法接受。不过，这场劫难，慢慢的，完全被满怀爱意取代；她深深的了解到热恋的狂热，中逸的温柔体贴与细心呵护，支持她逐渐走出苦网。芷芹的父母也认为他俩是真心相爱，因而答应了他们的婚事。



暮冬的情景应是惆怅的、恼人心思的，然而，这天却分外的温暖，它——是个美丽、灿烂的周末。属于周末新娘的芷芹，正待在教堂的一间房间，等待着她人生中的另一个旅程，如同一般的新娘一样，期望着上天能在她新婚之日赐予美好的天气。

仅管如此，昨夜所思虑的事情，仍不断的浮现于她的眼前：嫁？不嫁？唉！这些都已由不得自己了，脸上厚厚的粉，使芷芹觉得好像多了一层皮肤似的；对第一次化妆的芷芹来说，虽然很不习惯且极不自在，但她却不知道浅蓝色的眼影，使得她那原本已明亮、乌黑的大眼睛，变得更加妩媚，浓浓的眉亦显得更富魅力，那原已长翘迷人的睫毛也因眼影而更出众。亮光深红的唇膏使得她那丰润的、弧线性感的唇更加娇艳欲滴，直教人望痴了眼。细致、怡人的脸庞也因粉底的功效，更是毫无瑕疵。在白纱下的她是那么的明媚、那么的艳光照人。

她的心绪起伏不定，徬徨不安，她明了今天定有不少上流社会的人来观礼，目的自然是为了对婚礼中的女主角评头品足，一睹灰姑娘的真面目。芷芹敏感的感觉到，一定有

不少的望族各媛对自己恨得牙痒痒的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一声轻柔的问语，自身后忽地响起。

“啊！吓死人了，你是怎么搞的？”芷芹不悦的瞪着站在她身旁的谷中逸，她嘟着嘴样子真是可爱极了。

谷中逸并没有回话，只是深深的凝望着她；梵芷芹也被谷中逸吸引住了。穿着白色西装的他，是那么的挺拔、帅气而英气逼人，芷芹想着：如果现在是古代的话，定有不少的番帮公主来抢新郎吧！

“唉！你怎么了！”

“哦！我没有？”谷中逸仿佛大梦初醒般的低喃着。

“你来这儿做什么？”

“难道我不能来吗？更何况你一个人，孤孤单单的，我当然舍不得冷落娇妻啊！”

芷芹娇羞的将头转向一边。“瞧你说话没个正经的！”

谷中逸绕到她的跟前，双手环抱，造着墙，笑着对她说：“那也只有对你一个人。”

“我觉得很奇怪！”

“奇怪？为什么？”

“杂志上说你很少笑，而且你的笑很……很那个？”

“什么那个？”

“就是……就是那个？”

“这就是你的修辞吗？我问那个，你又回答那个，到底哪个那个？”

芷芹又气又窘说：“讨厌！”

“讨厌？我的笑很讨厌？那……”

“不！不是那个意思啦！”芷芹急得不得了。

“那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讨厌是另一个意思，杂志上说你的笑很冷？”

林燕妮作品集



“是哪一篇?”

“最有价值的单身汉。”

“单身汉? 我现在可不是了, 你到底奇怪些什么?”

“我觉得你的笑并不冷, 而且……而且还颇亲切的。”

“那表示我对你例外啊!”

“你对多少人例外?”

“你管不着。”

芷芹原想发顿脾气, 但是她的心一转: “管不着就管不着。”她耸耸肩, 一副不在乎的样子。

“那最好, 我讨厌别人问东问西的, 以后你得要学着适应我。”

哼! 什么东西, 得寸进尺。芷芹在心里暗暗的骂他。

“今天天气不错。”芷芹故意扯开话题, 表示并不重视他的存在。但她并没有忘掉谷中逸的反应, 而他似乎是知己知彼, 好似完完全全看透她的心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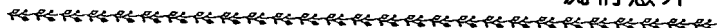
“为什么女人总这么无聊, 老讲这些话题。”他故意把芷芹贬得一文不值。

芷芹快气晕了。“是这样吗? 那么天底下不尽是些无聊的人吗? 哪个人见面不是说: ‘吃过饭了没? 今天天气如何、如何’ 之类的问候话? 不是吗?” 芷芹故意把语调放得低柔, 一副不解的样子。

“问题是……好了! 我不跟你争了, 待会儿在教堂里, 如果我俩怒目相视的话, 那岂不是很滑稽吗?”

经他这么一说, 芷芹突然联想到那个神父在诚心诚意的祝福一对新人, 而新郎和新娘却卷起袖子要打架的样子……她不禁失声大笑, 好一会儿, 才停止她的笑声。

“好啦! 我知道了, 让我们握手言和如何?” 芷芹大方的伸出手。



“这主意不错。”谷中逸看了看表：“快开始了。”

“噢！好！”芷芹开始紧张起来，她记得在学生时代参加演讲比赛时，脚总会不听使唤的发抖，现在这种感觉已没有，但是，却增加了她内心的负担。

“人……人多不多？”芷芹抬了抬眉。

“哦！芹芹不要紧。”谷中逸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。“答应我！”这个吻的魔力特别大。

芷芹点了点头：“好。”

谷中逸满意的笑了笑。“那我走了。”

“嗯！”

谷中逸才刚走，梵凯也跟着进来，他一脸严肃，毕竟，他要亲手把女儿托付到另一个人手里。



婚礼终于开始了，芷芹的心扑通的跳着，她胡思乱想，想了一大堆，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，虽然她没有注意到到底有多少，由吵杂的声音她感觉得出——场面一定是人山人海。

结婚进行曲响起了，那熟悉的、常在电视上听到的音乐，此时此刻居然是为她而弹奏。她的心情随着钢琴清脆嘹亮的音调而兴奋，不停闪烁的闪光灯使她又想到那幕残酷的画面——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新娘……天啊！她难过得快哭出来了。在不知不觉中父亲已把自己交给了谷中逸。为了寻求心湖的安宁，她注视着慈祥、和蔼的神父。

“谷中逸，你愿意娶梵芷芹为妻子，照顾她一辈子，永永远远的爱她吗？”神父肃穆的声音在沉静的教堂响起。

“是的，我愿意。”他的语调沉缓有力，毫无作假之态。

神父慈蔼的点了点头。

梵芷芹，你愿意嫁给谷中逸，一生一世的爱着他吗？”

林燕妮作品集

芷芹顿时觉得口干舌燥，好似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她勉力克制自己，缓慢而微弱的说：“是的，我愿意。”

神父又满意的点点头。

“我现在奉神的旨意，宣布你俩结为夫妻。”之后，神父合上了圣经。

整个教堂顿时扬起了欢呼声，其实，芷芹心里明白，那一定是同学们带头起哄的。

交换戒指的仪式对芷芹来说是个可怕、令她丢脸的一个程序，要转过身子跟谷中逸面对面，就必须得推动轮椅。真不知有多少人会嘲笑？尤其是交换戒指时得一个站着，一个坐着，那情景，真是很可笑！梵凯帮着芷芹转动，又回到自己的位子，说实在的，他心里也很不是滋味，葛维洁，一个身为她母亲的人就更不用说了。

就在每位贵妇及所谓的淑女正准备看好戏时，谷中逸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动作，他以求婚的姿势跪在芷芹的面前。不过，他的背影是挺直的，这种微笑叛逆性的动作，既潇洒又不失礼节，在场的女孩子一个个发出艳羡又妒嫉的叹息，记者们也迅速的按下快门；而梵凯夫妇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芷芹呆呆的让谷中逸替她戴上结纸戒指，她注视谷中逸那只修长的手指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激，一会儿，意识回到了她的脑海中，她用着微颤的手也把该给谷中逸的戒指套了上去。她从眼睫下偷看了一眼，他那副慎重认真的样子，鼓舞着芷芹，使她不再分心了。但是她真的，真的……

就在谷中逸帮她掀起头纱时，一颗晶莹的泪珠从芷芹的颊边滑落，谷中逸及时上前吻掉她的泪珠，整个教堂又欢呼起来，然而芷芹却觉得声音似乎遥远，她和谷中逸默默相视着，在别人的眼里，他们已是正式的夫妻了，从今后就要

痴情意外

过着甜蜜幸福的日子。只不过，谁晓得？谁晓得他们的婚姻是因何促成的？或许会有人猜测，但是，他们的相遇，无论对哪一方面而言，都是他们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，是好？是坏？端视他俩的努力。

谷中逸站起身，芷芹原以为他是要推着她走，没想到他又做出一个令葛维洁欢欣的动作——他把芷芹从轮椅上抱起来，似乎意味着：从今以后芷芹所依靠的将不再是那张轮椅，真正带领她走向光明大道的是他。不过，以较浪漫的方式解释，或许是那张轮椅并不能羁绊他和她之间的亲密关系吧！

即使如此，婚礼还是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大家都在想，谷老先生为什么没有来观礼？已经有不少人在窃窃私语，虽然大家都揣测是不是谷老先生风湿病发作了？因而不能来观礼，还是……



谷中逸熟练的操着架驶盘，远离了人声鼎沸、尘烟吵杂的喧嚣，他专注的开着车子，表现出一副对教堂所发生的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，坐在一旁的芷芹，心中却有说不出的千言万语，她是个感情丰富的女孩，只要别人对她好，她必铭记在心。从一上轿车，她就一直在思索着到底要用那些词句来表达她对谷中逸的感谢之意。

她清了清喉咙：“我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噢！没什么。”

要向谷中逸道谢，芷芹觉得很别扭，怪怪的，为了掩饰自己的窘迫，她只有要视线投向窗外，她的心顿时为之豁达，那缓缓起伏的丘陵，宛如少女玲珑的曲线，其中点缀着疏疏落落的小丛林，高低参差的常青树绿意盎然，实在是令

林燕妮作品集

人心荡神驰，芷芹忍不住轻唤了一声：“啊！太棒了！”她惊叹着。

在这时刻里，她暂忘了远离父母身旁的忧伤，及不知该如何对谷中逸启齿的烦恼。

“什么太棒了？”

芷芹喜欢的侧过头，解释道：“我是说这儿的景色实在宜人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嗯！”

谷中逸牵了牵嘴角，也笑了，他煞住车，转过头来面向芷芹问道。“你喜欢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！”芷芹瞅着他那闪烁的眸子。“还有谢谢你！”噢！感情上苍终于说出来了。

“谢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指……在教堂的事。”

“那个啊！没什么好谢的啊！”他说得轻轻松松的，好似没当那是一回事般。

“不！真太委屈你了……我真的很感激。”

谷中逸微笑的望着她，然后把手搭在她的肩上，另一只手轻托着她的下巴。

“听着，不要对我说抱歉或者是谢谢之类的话，那并不重要，懂吗？重要的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是你的丈夫，而你是我的妻子”他轻吻了一下芷芹的脸颊，便放开了她，发动车子，芷芹的心里觉得甜甜的，她告诉自己：梵芷芹，你并没有嫁错人。

那辆豪华的轿车，往山坡上继续奔驰着。

“喂！还有多久才会到你家呢？”

“是我们的家，还有不要喂啊喂的叫，叫我中逸。”他纠